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函書別集卷十三四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高伯揚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函書別集卷十二

禮部侍郎胡煦撰

篝燈約旨

諸儒

孔子之一字何等尊貴曾子之明字何等確切子思之中字何等渾淪孟子之浩字何等擴大

孔子猶天顔曾思孟日月也諸儒星也試以學庸兩書較後世諸儒之所得其淺深高下當自豁然

顔子之樂不易到且學孟子集義之慊孟子之義不易集且學孔子時習之悅學聖人之學固當以孔顔思孟為凖的然孔之美富猶天之不可階而升矣曾之切實猶覺太簡思之深邃猶覺髙華可以身體力行者惟孟之集義養浩四端充擴之語近而易求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期許不嫌太髙致功必先有據吾竊有以私淑之矣後儒之論說有能如孟子之親切著明愚雖不敏亦當以瓣香奉之

邵子之易蓋亦極精極微矣然皆圖象中領悟得來者也故於經文未有註釋或亦有不足者存乎至其發明往來二字亦有訛誤後人引之以為註釋學者泥而不達亦能使周易之實理不大顯露至其有取於揚子則非

張子天分極高但取資於六經而有無隱顯交關處實能見到活潑潑地此豈中人以下所可能乎至其詮釋經書或亦有未當者存然而長處不可掩也

荀子性惡之説憤詞也欲其勤學以修禮立政歸諸聖

人之參贊耳去揚子偽學遠矣恐以氣質言性者反不免有純駁之辨

陸子天分極高見地極超後人信耳輙朱而貶陸皆未嘗即二子之論而考其實也

後人讀書知有功名已耳及語以聖人之學則又高談濶論褒貶古人逮徵諸實見不過然人所然否人所否胸中絶無確實把柄要亦信耳者也夫學聖學者嘗數百年不一見即如陸王亦可為聰明卓絶者矣乃今之

學者薄之其薄陸王者又皆急功名趨勢利但學時文者也豈陸王之不子若乎何不揣之甚也須知朱程陸王悉皆孔孟之徒特其姿性有高明沉潛之别耳設此數人同生春秋時要皆宮墻中人未易軒輊者也夫高明沉潛兩不相能亦易辨矣必務爭之曰某者勝某者負某者是某者非即此必爭之心便非孔聖及門所有但當辨別精粗各存其是而可耳

漢儒至董子而聖學始倡即道之大原出於天一語其

原本出於中庸而宋儒遵之悉莫能外今觀天人三策及繁露一書儘有極精極微非後儒所能及者竊憶獨創之難不似後儒共和之易也今之議董子者大約據天人三策而論之至於繁露未有輕置一語者豈其未嘗寓目也恐未能盡悉董子之意也然而周子固開宋儒之始而董子於羣言惑亂之時獨倡為天人合一之說董子之功偉矣哉

董子曰道者所由以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

也又曰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又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皆扶持正學極有見地者也然其本領盡在繁露一書

董子擇語　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強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　陰道尚形而貴精陽道無端而貴神　欲致精者必虛靜其形欲致賢者必卑謙其身　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為義人不被其澤雖厚自愛不予為仁　孝子之行忠臣之

義皆法於地　刑反德而順於德　天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刑　醫病者不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　民無所好君無以權也民無所惡君無以畏也

揚子好奇而妄作者耳徒以奇字奇解惑亂天下所以有太玄之作究其實際全無用處豈知周易小用之而趨避之道在精用之而性命之道在大用之而位育之道在乎太玄亦言吉凶畢竟是不可試驗之吉凶即其卦起中孚畢竟非天根月窟之正理自其依傍周易另

作一種法套出來遂使後來好名之士不顧道理之合不合皆人人擅作者之場矣豈知天下無二道周易之外不容更有周易非以周易大中至正之道衡之不可得而辨也楊墨充塞仁義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太玄亂易甚於楊墨學孔孟之學者宜何如擯斥也

玄之擬易中說之擬論語擬其辭之似耳衡以大道則索然無味然論語之中有克復之仁有一貫之道而彼

何有乎徒見其不知量耳學者欲明至道詳味六經熟參四子書而已足矣

馬融王通鄭康成虞仲翔荀慈明皆傳經者也王肅之無義雖未能盡合而略例一書則周易之大意已在其中蓋見其槩而未見其精也

聖學至唐亦已微矣韓子之原性原道雖未盡醇然而矯矯錚錚固亦未可誣也

司馬公

仁宗國嗣未立人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司馬先生繼之疏三上帝感悟曰送中書先生見韓公等曰諸公不及今議定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其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皆拱手曰敢不盡力於是遂立英宗為皇子熙按此皆預養於宮中者也其非預養者當又不同後人援以為興獻王之例未當

羅從彥

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之未發作何氣象

朱子曰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為學謝上蔡亦言多着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煦按闗靜字非也人到紛擾時何能體到精微其敬字則動與靜之工夫也但只說敬則已在心之發處了

李延平

延平李先生曰若說靜處有而動處無則非矣

又曰唯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

於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所謂未發以前氣象亦止要見得本體湛然如明鏡止水而已明鏡無塵止水不波心體之靜似之

蔡季通

朱子曰康節之書固自甚好而季通推得來又甚縝密若見於用不知果如何恐當絶勝諸家也煦按康節之書有用而季通之書果何所用也

整菴欲為書傳未及為遂以屬先生洪範數學久失其傳季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沉也煦按在易而言數學已非周易本旨至於洪範而為數學抑誰氏之言乎

九峯先生序書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治與道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文武相傳之心法也煦按書序皆不可易之至論

序洪範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然則易無數乎何其悖也

又曰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形生氣化而生生之理無窮焉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煦按此皆易理也皆由陰陽既合而生非範數孤陽獨行之理也

又曰順數則知物之所始逆數則知物之所終煦按順逆說倒了仍是邵子之說

薛敬軒

薛敬軒曰靜虛者正也義也太極之體以立動直者中也仁也太極之用以行煦按亦不宜分説動靜乾之文言君子體仁四句動乎靜乎又按周子主靜朱子主敬竊意敬字説在靜時亦不能無弊何也朱子之註明德也固曰天之所賦於我者虛靈不昧既曰虛靈可知匪靈不虛匪虛不靈矣今要將一箇敬字就中填實必無以存虛靈之體是已着在用邊成動而不靜者矣夫孔

子之言敬固皆說在有事一邊者也其樊遲問仁則曰
居處恭執事敬矣夫居處之恭是專欲此身之無偏邪
倚傾也身也而非心也彼清虛之在中者固自若也至
於執事乃始言敬非在作用邊乎其於仲弓固曰出門
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夫出門使民非作用邊乎即
在中庸說出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亦是懼覩聞之攙和
不能如未發之中虛靈不昧耳今將一敬字憑空塡實
彼虛靈不昧者曷在乎大本之不存奚為而有達道固

知主敬之說不若主靜立人極之說為足亘千百世而無弊也

又曰孔子言太極是指理言周子言無極是指此理無形而言煦按此竟視孔子所言之太極為有形者矣若說無極二字只是發明太極中無聲無臭之妙如此則用作太極之註脚可也亦不宜加於太極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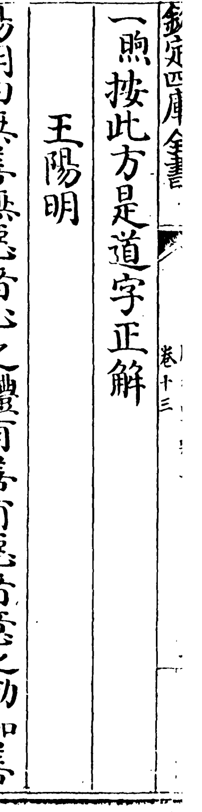
胡敬齋

胡敬齋曰工夫寧下而勿高寧沉而勿浮貴博而不貴

雜貴精而不貴懸又曰敬該動靜兼內外又曰程子曰欲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有意於坐忘即是坐弛敬則自無此患

曹月川

曹月川曰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葢謂無形象無方所極謂至極理之別名也太者太無以加之謂煦謂如此以言太極方是真太極切不可竟作圖看又曰以通行而言則曰道以至極而言則曰極以不雜而言則曰



一煦按此方是道字正解

王陽明

陽明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一時學者心儀口誦而艷稱之不知此四言大有語病夫以無善無惡而言心體仍是周子無極之說恐與頑空何異孔子釋乾之四德皆屬天道一邊事其于元之既亨而利貞也便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既有保合之太和有乎無乎不待辨

而明矣文言首兩節全言性之未發故次節曰足以足以云云足以而仍未發則其所緼可知矣其言元曰長善亨曰嘉會嘉美也亦美其善也利曰和義和即太和之充也貞曰事幹猶云作事之主腦皆未發之義也有乎無乎不待辨而明矣或以太和指氣而言夫氣固未有離理者也只緣為學之初外襲之念不能不雜故無善無惡者欲其心之虛耳以此為心之體則大非也故以為無惡猶可無無善而言失性善之旨則斷斷乎不

可其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亦大非也夫意之動而有惡也是有知有識之後由耳聞目見而入藏匿於中而漸次發生者也今觀一月二月之嬰孩便知親母彼其意中亦有何念可以惡言乎其必兼善惡而言意始於周子幾善惡一語此緣周子未明幾字之妙又誤信漢儒於吉之先見一語添出凶字遂至貽悞後人此皆未明幾字之妙也夫幾者動之微也非兩岐之名也周子本太極而言其所發則不得不以兩岐之説求合乎陰

陽之義然周子已知此處善惡二字原有語病故於後
面補說剛柔二義謂剛有善惡柔有善惡也然既別為
剛柔又於剛柔之中而別為善惡則已在四象之列而
不可以言幾不知幾者止是動之微耳太和之發由長
善而出有何惡之可言故孔子止言吉之先見而不復
雜以凶字非無故也葢本天而動則全是太和赤子之
良知可徵也孔子曰體仁足以長人體此天也子思曰
發而皆中動於天也孟子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於

端倪呈露處言意之方動遂確乎以為性善云耳此際又安得有惡之可言而以為有也夫動而有惡皆耳聞目見緣感而入者故孔子之教顏淵也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防之於將覩將聞之際子思之作中庸也亦曰戒慎不覩恐懼不聞防之於未覩未聞之先懼泥沙之撓和清源朱綠之汙染素質也孟子曰非由外鑠我誠知外鑠不必盡善也安得謂意之動而便有惡乎子思曰發而中節發即意之動也發而有惡矣猶可以中節

言乎顏子不遠之復復謂本然之天遠謂後來之雜也若說意動便有惡則顏子之復亦可云復於惡乎若說本然之天無善則亦可云復於無善乎至以良知說在格物之先似與大學先致知後格物不相類矣不知大學之知乃極致之知是由格物而得之者也陽明之良知是赤子之知審別物類分辨好醜雖至愚極陋莫不皆有者也此陽明之卓識也

陽明之語屬員也曰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

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魍魎自消此語便是性善確証試問昏昧蔽塞者外之襲乎抑中本有者乎如知非中本有則不辨自明而意之動而有惡可知非確論矣

陽明之傳唯王時槐最得聖道之精時槐劉文敏之弟子也罷官後反身實証始悟造化生生之幾不隨念慮起滅其論性曰孟子性善之說決不可易使性中本無仁義惻隱羞惡何從而生且人應事接物如是則安不

如是則不安非善而何煦按此則知時槐之見地確矣

故凡不知性善之説者煦皆不敢以為知道

許孚遠亦陽明之傳也其言曰以性無不善故知無不

良

孔子之門親得聖人以為之師而得聞一貫者僅曾子

一人陽明生數千年之後而得聞一貫者也宜乎知陽

明者之鮮也

周子發周易之精開宋儒之始較朱子之集成者難矣

而無極一圖實有以發太極之秘傳聖道之精自是以後不達周易而漫言性理者皆學也而非道也然亦不能無誤

陳白沙矜慎自持與朱子相似大約閩廣學者多是如此至其作用恐不逮陽明遠甚夫聖人之學明體達用經綸參贊皆分內事不徒作自了漢也孔子之棲棲孟子之皇皇皆是如此若白沙者自治則有餘者矣

元之學者人多美靜修而薄魯齋是未察孔子之於春

秋為何如時也不遇盤根錯節不足以別利器人果以
聖賢之學自命負焉所往而不可
不盡閱各家之書盡得各家之意旨輙聞人之所聞恣
為褒貶是猶隔紙窺而覩人形自謂已確不知止屬影
響耳佛老固有差別陸王固有短長然必盡觀其書知
其差別在甚處短長在甚處然後持論始可以服人之
心孔子之於老子猶適周問禮焉不聞有薄之闢之之
一語周子之太極邵子之理數傳授之者始於希夷希

夷固老氏之亞也不聞并太極理數之說而俱非也顧乃不滿於後儒之心竊虞其量狹而多忌矣亦胡不思之甚耶天覆於上地載於下六合之内何所不容豈以其精也粹也而収之粗也惡也而屏之乎擇術而進隨人之材分然廣博之物非廣博之器則承受難矣

朱陸陰陽形器之辨

乾坤者陰陽之物也卦爻不離陰陽故卦爻不離時位乾以神用流行而不息故聖人法之以徵時坤以

形用有定而不移故聖人體之以徵位陰陽者太極
亨動之靈機凡氣之流行不息體之一定不移非是
莫為之宰是固方出於太極全具太極之神能物物
而不物於物者也周子之誠太極也幾兩儀也於誠
幾之中添一神字便為其能不物於物也張子曰神
者太虛妙應之目便是說在靈動一邊非太極渾淪
之時矣朱子執為形器則是有形有體之物乃得具
此兩儀而流行之氣徵於天運運於無形者皆不得

而有之矣陸子辨之取始終晦明奇偶上下尊卑之屬皆無形之陰陽而時之與位形之與神乾之與坤無有之矣今取朱陸往來之書以辨証於左

朱子曰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象山曰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朱子答曰大傳既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則道體之所為也

煦按太極陰陽非有二也陰陽即太極之既動能宰太極之大用者也太極者主宰之陰陽陰陽者運行之太極也特因太極無形主宰於中不可言說故第從太極之動處說起孔子之言道也既說出一字便是太極而又必說到費便是此一之流行處道也者天命之大用充塞昭著於天地間者也故子思遂稱為達道大本則性也而非道也周易本言性道之書因太極之精切天命之緼含非可言說故多說在大

用一邊如先天圖之兩儀文王之乾坤周公之九六孔子之分而為二以象兩皆是從陰陽說起而陰陽之所從來俱從而置之非圖可畫非言可說也既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道字說在用邊形字說在跡象一邊皆太極之動一元之亨著見流行之會特未至成形成器耳若形器已成則形器也而非道也器則有質在重濁一邊故曰形而下者謂之器中庸之言性也雖從大本說到天命畢竟

未發之時無可言說故但指其位而証之謂為中焉而止耳以所性之中非陰陽之所可言也今既有陰陽可指故止說在道字一邊而又以為形上之事也今曰所以一陰一陽則道體之所為是將道字為本陰陽為用陰陽與道打成兩截不唯非夫子一陰一陽為道之本義并非一以貫之之旨矣豈知陰陽方由太極而來原在兩儀之地此後所成之四象八卦猶不可以形器論況陰陽乎葢陰陽方出於太極流

行於形器之中無體而有用故直以為道也道也者非形器可得而拘故又曰形而下者斯謂之器也象山復之曰始終晦明奇偶之屬何適而非陰陽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陸子引天道二語最確葢天道但有陰陽可言非有形器者也今顧以一陰一陽為非道而直謂為形器為昧於道器之分則孔子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語非乎朱之顯背於孔莫此為甚第證以孔子之言可矣

總由認陰陽為形器而不知陰陽全是太極方出之大用全以神行故能兼無形之氣有形之器胥能合體而初非有兩觀陸子所用四十字如先後始終動静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皆無形無器之陰陽則陰陽之分位斷可識矣

朱子答曰若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

凡有形器者皆物也非陰陽也陰陽特具於其中耳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為是器之理者皆道也此曰有形有象者皆器是誤看形上之形為形器之形矣烏知此形字即乾彖中流行之行即中庸形著明動之形不可以迹拘者也若形下之形乃始謂之為器此形字亦在動用顯著一邊亦不可以形器也葢形上形下二形字雖皆陰陽之所形而形則不同形上之形是形之至輕清者無形之形也形下之形

是形之最重濁者有形之形也有形之形可以體求
無形之形不可以迹拘故孔子遂有道器之分若以
形上之形便謂為器則下句為贅言矣當知陰陽之
妙資氣以動故可以形而上又可以形而下也上文
猶説道體至此則直謂之道不獨將道器打成兩截
并將道字分際亦錯看了葢道止在大用一邊原與
大本一邊無涉故子思曰率性之謂道性大本也道
大用也故子思遂以達道説在已發之後今既以陰

陽為形下之器又曰有形有象者皆器則是認陰陽為有形有象之器矣請問始終晦明朝夕尊卑上下等是陰陽乎非陰陽乎為有器者乎為有象者乎此不待辨而自明者也

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偶之屬皆陰陽所以謂之器始終晦明何器可言此中惟奇偶二字由大衍之數而成見著之有形遂謂為器耳然著之所揲雖有奇偶之數而著中所緼則太陰太陽少陰少陽其義固

有四種非直畫一奇偶而遂可以使卦體之成也即卦之既成畫出重交单拆乃始有象其卦究何象乎不過象陰陽之太少耳然奇偶止有二象將謂奇偶為少陰少陽而已鈌却太陰太陽將謂奇偶為太陰太陽而已鈌却少陰少陽烏能成卦夫太陰太陽少陰少陽見於蓍中者有何形器可象即聖人擬為重交单拆亦但分别動静想像其道理合當如此即後世聖人擬為連斷之形亦非有形器之可拘也予嘗

謂易中卦爻皆是先天正謂著中之陰陽老少原不

當以形迹求也

獨其所以爲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

孝乃爲道耳

既以聰明慈孝爲道聰明由既用而見慈孝由有作

而見者也謂爲道也誠當然聰明慈孝必有所由以

聰明慈孝者子誠不知又將何者爲所由以聰明慈

孝者也今既以道爲形器之所以然又以聰明慈孝

為道然則聰明慈孝即形器之所以然乎且止論陰陽而牽入聰明慈孝與陰陽何涉言耳目而不言心性宜乎其執陰陽為形器也太極之與陰陽一理而分體用者耳性與道一心而分未發已發者耳太極者天地之性性也者人身之太極也人知發而為達道不可以形器相求乃顧以太極之動謂為有形有象何歟子思不曰性之謂道而曰率性之謂道葢性之與道一事而分體用者也性不可以明言子思但

謂之為中至於發而中節然後謂為達道則是道之為言全在大用一邉明矣朱子謂形象皆器道為器之理將謂陰陽以道為本乎如謂陰陽以道為本則子思亦當以達道為本而未發之中又置之何地乎不知陰陽即太極之動道則吾性之發陰陽之鼓盪而充斥者也竟將道字占却性字地位則未知性為本而道為用矣然而孔子固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矣謂天地間有形無形之充周皆此陰陽之流溢故

謂陰陽為道而不謂為形器此斷不可誤解者也子思曰君子之道費而隱是從大用之中見出不可思維的道理正如説陰陽之中便含有太極相似然陰陽不可以形求即流行之太極發育之大道故也若以太極比之道與陰陽皆在發用一邊陰陽之不同於太極者太極靜而陰陽動太極為主而陰陽為使靜而為主者隱而不可知動而為用者顯而易見因陰陽能發太極之用故尊而重之謂之為道所以説一

陰一陽之謂道葢凡言道者皆充周彌綸參贊位育中事也

煦按太極體也即大本之性也形器用也即達道之道也其中斡旋妙用全屬陰陽形上形下之形指用而言也太極之譬若匠形器之譬若房室廬舍也其斡旋妙用則斧鑿之力也指陰陽為形器亦可指斧鑿為房室廬舍乎太極之譬若豆形器之譬若腐其發散凝聚則膏漿之力也指陰陽為形器亦可遂

指膏漿為腐乎夫果粒之布於土也而生機勃然此
一粒便是太極其後開花結實便是形器而其間之
生長滋息所以能如此者則陰陽之為也陰陽而果
形器也則所以能如此者何不取出一觀
太極渾渾淪淪全無形質萬物則純乎氣質乃萬物
則實由太極而生中間斡旋妙用全是陰陽此處地
位分别不清則全部周易所言皆懵懂
或問朱子錯在甚處曰夫子形而上者謂之道與一

陰一陽之謂道此二語皆是言道而所以為道者只
在形上形下兩形字發明陰陽之神用耳其道與器
莫非陰陽之用特器為頑質而道體虛靈故遂以上
下分之竟以道與有形之器相對今將道字與陰陽
對看便遺了形上二字且以陰陽作形器又侵了形
下之器一語此朱子之所以見屈於陸子也
陰陽者出於無形之中運於有形之內中庸之言鬼
神是也謂鬼神不靈則又體物而不可離謂鬼神有

形則又即物以為體然而盈天地間皆鬼神實則盈天地間皆陰陽而已

陰陽是太極之動即是充塞天地物事何嘗止在有形有器一邊故斷不可認為有形有器滯而不靈者也周易中卦爻圖著四種俱從陰陽而始孔子之繫從天尊地卑說起此處從陰陽說起皆是兩儀中事曾無一處說着太極以陰陽從出之地不可得而言也然又不可認陰陽為形器者陰陽止太極之動而善

運者也故能充塞天地而不可以迹求也
陰陽者本於太極之動而旋用於四象八卦者也能發太極之大用最靈最妙者無踰於陰陽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太極不可以形求陰陽即太極之動配之於乾則元之亨也聖人之釋亨也曰品物流形是端倪呈露之始即形則著之形也非有體質何有形器形而上者謂之道此形字便是端倪呈露意思道也者陰陽之

大用充塞乎宇宙者也器則滯而不通烏能充塞乎伏羲先天圖皆陰陽之妙陰陽始於震巽配則風雷全以氣用者也終於艮兌配則山澤始以形成矣坎離居中有形而無質是半氣半形者也是八卦之中始於無形之形終於有形之形莫非陰陽之為也

問無極之真與未發之中同否朱子曰無極之真是包動靜而言未發之中只以靜言煦按動靜本在陰陽一邊是乾元之既亨太極之既生時也今以未發

之中為静然則人之為主於身中者竟無有太極誠不知子思之所謂中又何所指也如以中為太極包動静者為無極則又分無極太極而二之矣如以包動静者為太極則動静循環止説得流行一邊之事而所謂無極之無又無處安著故以動静互根而言太極本通書之誤而此言則尤謬者也何也既言包動静則太極之内不可以言無矣

問伊川言静中須有物始得畢竟此物云何朱子曰

只太極也熙按既以靜時為太極誠不知包動靜者又是何物若知動靜只在流行一邊則靜字必說不得中字中也者動靜之未形者也

道為充塞天地物事而其所以然者則隱而不可知也充塞天地則用之廣也其不可知者則體之微也孔子一以貫之正體用一如之說子思曰君子之道費則充塞天地者也隱則不可知者也下曰語大莫載語小莫破正充塞之大用而其所以然者則隱而

不可知也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葢言隱也孟子浩然之氣配義與道正與子思費字同旨正謂道之充塞難量而吾身之氣充與之配也今謂陰陽為形器以道為形器之所以然則是道字占却隱字地位無以見道用之充塞而費矣如謂道為充塞之物為形器之所以然而道之隱處又另有所以然則是床上安床屋上架屋矣亦不得專以費處為用隱處為體夫聖人一貫之道盡在四書六經離四

書六經而言聖道皆非聖道也
太極者道之大本也兩儀四象八卦由此而漸分者道之大用也其中妙用全屬兩儀而兩儀緊靠太極又在四象八卦之先又能充於四象八卦之內故直以為形上之事其但從兩儀起者太極之中一無所有而其出不窮不可名言不可圖畫者也其必由兩儀四象八卦而後始達於用者明大用之實出於大本而大本之實發為大用也文王開為六十四卦无

有一卦之往來不是說圖中之妙無有一卦之内外不是說先天之旨故曰周易為傳道之書也今說一陰一陽止是兩儀邊事如何可作形器論

兩儀者太極之神非形所可拘也唯神也故能無有形無形而入之今有形之器固有陰陽而晝夜昏明尊卑上下始終動静何非陰陽抑何形之可器乎太極渾淪静涵不可得而言也故伏羲文王周公之易俱從兩儀而始伏羲之圖自兩儀畫起者也兩儀

之前不可畫也文王之易自乾坤說起者也乾坤之前不可知也周公之爻自九六說起者也初爻之所自來不可得而言也孔子之大衍自分而為二說起者也分二之前不可得而知也故後此無窮之大用總歸陰陽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若不可知者安可象乎

或疑除一獨無所象故謂除一為象太極夫天下有象之物乃始可象無象之太極亦何可象乎既曰分

而為二矣一動一靜獨非分乎一虛一實獨非分乎如必欲於大衍之中求所以象太極者不若以五十未分之策取而象之猶庶幾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下不言太極便曰分而為二以象兩也以太極為陰陽形器之主宰非形所可象非數所可紀也凡物之有形可象有數可紀皆兩儀之事非太極之事也夫既有著之可見則有形矣有五十之可言則有數矣故孔子之言道器遂皆說在形邊曰形

而上形而下自來不諳形器體用之分故於大衍之用數補出除一以象太極之語此似是而實非者也不知孔子開口便從象兩說起初無取象太極之說以其既有著數全然屬在形邉故也

或曰既稱為兩焉得非數曰兩非數也是匹對之稱也獨陰獨陽不可以資生故坤必得乾然後謂為得朋故兩也者相資有助之稱如天地山澤雷風水火對舉而互徵皆兩之義也葢天地有敦化之太極有

流行之太極而流行之太極非兩不成故孔子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絪緼則男女之太極也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搆精則萬物之太極也天地男女皆兩也化醇搆精渾兩而為一皆太極也天地以前原不可以意識辭說如但以流行而論絪緼者固在兩前搆精者固在兩後也此等境界辨别不精皆不達周易正理如上所論則兩儀為形下之器矣而又非也兩儀者太極亨動之靈機變化時物之主宰也故時有

四兩無四物有萬兩無萬因時而見因時而變不離物而存不執物而有是形形不可以形拘始數而不可以數衍者也孔子釋乾之亨謂為品物流形是誠則形之形非形體之形也形言其纔露端倪而已故即其亨動之機而謂之為流象其形之動也比之於人則天命之命即保合太和之事故不可以形拘也獨立之物不以數衍故周公之命爻也於兩儀初得之爻但名為初而不名為一是不可以數紀者也

朱陸此論原因辨無極而起朱子主張無極為最妙
煦按後之學者原不能輕置六經自為一學孔子係
易固曰易有太極矣太極之中果有無極孔子何憚
而不為之開諭來學乎伏羲畫卦從太極始文王釋
乾從元始孔子係易從太極始學者當以六經為主
六經以外煦固不之從也即如朱子所論以無極為
足發太極之妙則是太極中原自具有此理又何必
詹詹形諸論辨乎二先生於此亦少競矣

朱子曰周子言無極而太極方見有無渾合之妙又曰無極者無形體無聲臭周子之語既以無極之下贅以而太極三字則是朱子之意竟以孔子之謂太極者為有而言之乎大誤大誤故予曰不如存孔子之旨也

朱子曰太極非是别為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箇理而已因其極至故名曰太極此語却是無弊此即大本發為

達道不可謂達道中便無本也然物之一事亦不可於太極言之葢物物而不物於物也

朱子又曰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此以動靜陰陽為心只言其性之動耳是謂心為妙於運動之物只配得中庸發字然不若止言發與孟子止言性情為當

周易之卦以乾坤居首便在兩儀之中便屬有形有象之後所以係傳直謂為陽物陰物而孔子於乾坤

兩卦亦遂著有象傳然雖有形有象却又不可直謂爲形器葢乾坤生物之物也器則有體而物於物矣今觀揲著求卦之際擬爲重交单拆之形則有象矣然謂太陰太陽少陰少陽爲實有形體則又不可此朱子所以見屈於陸子也

太極之真虛靈之妙原不可以有無言也如以爲有而兩儀未形之先必不能確指其所由以形之故如以爲無而兩儀四象實由此生故孔子但以爲太極

太也者尊上之稱極也者指其無以復加之妙而言也此孔子會三聖之妙言兩儀未生以前其理之尊上無加實有如此止如解釋乾元無可稱說但用大哉二字贊之而已後人把做圖看已非其旨乃周子特加無極二字於前又復立而為圖或因當時流傳竟指太極實有此陰陽之藴故周子病之加出無極二字於上其下緊連而太極三字總以象太極中虛而能靈之妙耳然無之一字不可輕用者為其言無則

必與有為對也况其上旣言無極其下忽擺出而太
極三字則已儼然與無極相對是指太極為有而命
之矣况無下用一極字太下又用一極字是二極矣
極之至理豈有二乎朱子主張無極二字之妙不憚
繁言與陸子辨之者謂無極之說足以發太極中無
形質無聲臭無方體之妙其下合而太極三字共為
一句因謂此語得有無混合之妙不知太極之體必
不可以有無言也如使可以言有言無則孔子當已

言之何俟後人之嘵嘵哉意謂無極而太極五字周子合為一句正以無之一字發明太極之體為至虛者耳果如此則謂周子之圖是有無混合為不當矣如謂前說無極其後方說出太極則不應太極之前又有無極一層是打成兩截矣如謂太極之體為有而虛故以無極二字發明至虛之妙則又目太極為有是則合無極太極而論之分無極太極而論之皆不可也況有兩極之分宜陸子不肯屈服也大約聖

人之論止宜存聖人之旨不必添說意見可也
太極之説雖出於孔子然不自孔子始也伏羲之先
天一圖已圜而虛其中矣文王之於乾卦已稱其元
矣周公之九六已稱其初矣是皆欲人從陰陽既形
之後因而上遡之以黙識其意而已矣故太極之上
必不能有絲毫增加太極之中必不能容絲毫言説
如其可以言説自伏羲至孔子經四聖之闡揚宜可
以無微不悉豈猶有未盡之義可言而不之言俟諸

後儒之增設耶此如一以貫之只此一字聖人不之解說曾子亦不之解說可以觀矣又如兩儀四象伏羲原本河洛二圖盡情畫出而太極則不可圖畫者也又云分而為二以象兩也後人添除一以象太極六字便非孔子之旨何也太極之真何等尊貴思想不到語言說不出而顧可以有形有數之物從而象之乎若其既已有著則有形矣既曰五十則有數矣有形有數之物又烏可以象太極乎孔子止以分

二象兩言之亦如伏羲畫圖止自兩儀始文王立卦止自乾坤始周公立爻止以九六為初而兩儀之所由生乾坤之所由立九六之所以有初皆不能實證其所以然俟諸一以貫之者之自領焉耳此聖人傳心之最精最密者也言有無豈四聖人之旨哉

學者讀孔孟之書學孔孟之學先須識得大綱正其主腦到得集學既成全是一團冲粹和平之氣故能响育萬物經綸天地成絶代之品語孟俱在可以觀

矣論語一書莫詳於言仁是沖粹和平之本也孟子雖具泰山巖巖氣象要亦集義不動心之後持身之正自然如此觀其酬對學者應接同儕祗敬君長曾有一焉不沖粹和平而訾人指摘者乎葢人皆可以為堯舜為其性善而已性命於天乾元初亨便屬太和之保合繼善成性便為長人之善孔子諄諄言仁政從性功上指出端倪故與顏子論仁止謂之復禮而已復也者指其固有者而言之也學者取法孔孟

必先變化氣質使暴戾全消冲粹可覩斯為得力今
觀朱陸往來之書陸稱朱為尊兄朱稱陸為老兄則
已不能有相下之情矣一以為理有未明一以為昧
於道器之分其為爭競不已甚乎陸子二書之後不
復有言知其亢高不肯相下雖百千萬言無益也夫
學者之所急無若格物致知宜格之物無若子臣弟
友宜致之知無若孝弟忠信此最切近而易求者也
無極太極與一貫相似縱極力分疏難為未嘗入室

者道矣今顧嘵嘵不休者誠不知羲文周孔何以絶無一言指明無極而孔子繫傳亦止標太極之説而曾無一辭贅於其後以為深造自得俟諸其人果得能唯之曾子自當有妙契也

今觀無極之説即誠如朱子所言無形迹無聲臭無方體而太字之下用一極字無字之下又添一極字為兩極乎為一極乎謂無極二字本止解説太極之妙則以無之一字作太極之註解係於太極之後猶

之可也今顧加於太極之上太極而謂爲極矣無下
所用之極不虵足乎若謂此極字不須着意理會則
又安用此極乎且於此處直謂爲無吾不知後此之
生生不息者又資何地以立其始也况其中用而字
一轉已將無極太極打成兩截不若止存太極之説
實足以混有無該動静渾淪緼藉猶有不可思議不
可言説者存也今单指出無字不已偏乎即其指陰
陽爲形器而陰陽則實非形器指道爲陰陽之所以

然而道實非陰陽之所以然此亦不足深辨但當以孔子之言証之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夫既形而始為道豈其未形而遂謂為道乎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謂道為陰陽之用也豈其未有陰陽而先有道乎學人不精察其論說不深究其得失徒道聽而塗說匪唯兩人之是非不明恐聖人之學亦終無闡明之日矣

侯昔於髫稚時便樂玩太極圖及先儒言道理之書今四五十年矣似於此理微有一見統侯高明正

之

周易函書别集卷十三

周易函書別集卷十四

禮部侍郎胡煦撰

篝燈約旨

泛論易沠

朱子曰後世之觧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一禪者之經煦按今之觧經者止可云舉業經耳并不可為文人之經而況儒乎

天地無二易聖人無二道經世書全明易理非明易數

其以周易爲占卜之書則淪于數而不之覺耳元包猶不離乎易至于太玄洪範洞極潛虚皆易外之易也政恐聖人不能有易外之道

太玄唯易辭之似耳所藴之理非易藴也文中子唯論語之似耳然其雕語鑿句刻劃形似其圭角亦顯然呈露矣若聖人之言則温如而藹吉矣

太玄準洛書之數擬易而別立筮法洞極亦準洛書之數亦學太玄而別立筮法洪範亦準洛書之數兼倣太

玄洞極而又別立筮法此皆全與易背者也然九九之數可倣而變易其制獨八八之卦無有倣而變易其制者以聖聖相傳之道即象而存卦爻寓義之精不易窺測故也甚矣易道之精深也

潛虛擬河圖之數而為之者也然止名數而不名易當與僭然自命為易者殊矣洪範但取洛書九數耳他何取也元包因聖人之卦特其自立筮法不合聖人之道耳

皇極經世書全論易理故與僞作者逈别至以聲音起卦則邵子獨契之妙也然三十六母從喉中出以次而達于脣至并明而止此亦由中達外之義也盖聲音之清濁高下既有陰陽而陰陽之中又有剛柔太少如見溪等為少剛知徹等為少柔清精等為太剛曉霞等為太柔之類邵子分别聲音終不能離此四等後世有因鼓聲而知人語者要亦本聲音之母而藉數以識之也易之理無所不包故凡物苟具陰陽之義則皆可以起

卦三易之傳用蓍蓍具四象者也南蒯之叛季氏枚卜之矣枚與蓍無異也及火珠林用錢矣錢亦具有四象者也茍存其義則鏡卜骨卜紫姑卜結羊腸莫不克與前知之妙總不離陰陽四象而已

焦京者易外之別傳有數而無理是全乎究占者也然而納干納支之妙皆有至理存焉解其義者即識干支之所自起葢羲軒傳授雖無干支之名當必有干支之義寓于卦中故大撓師其遺意遂定為干支二十二字

文王周易尚存甲庚乙巳之詞或亦開創聖人處執精者忘粗故寄細微曲折之理于至粗至淺之中俾得藉占而永其傳乎要之精粗本末在聖人原自不分觀于易而可以見矣

劉牧以下如李覯張行成朱震悉以為河圖之數九洛書之數十是皆未能深知圖書之奥也圖書之説當以邵子之言為正以其揆諸易理無往不合故耳

易卦之支干行于六爻而旺相休囚全憑日月後世術

家衍而為壬乙禽遯其五行生尅之理皆由易卦出也然而支離甚矣惟六壬全憑日月而推精其義者猶可以知目前之事

後之儒者唯從周易得入始能參到聖人秘密處攧撲不破宋唯康節先生近之漢之董江都從中庸得入者也宋之伊川先生得力于論語者也煦得孟子性善之說參之六經四子書無往不合然後知聖人無二道

改過

學如顔子夫子以不貳過稱之則顔子之有過可知過何損于人乎過而不改是為過矣

凡人學力未到邪妄偽欲無日無之要在換了種子培植嘉禾斯為得耳桃仁不能生杏杏仁不能生桃皆自其中之含蘊者定之逮及發生遂不可易矣人生絶大事業俱從人心而起而善惡不能均一皆由其含蘊者殊也且心體至靈耳聞目見最易染著故人生不能無過若朝培暮養不知剗除不知換了種子流為桀跖亦

復何難故人遷善改過必追尋到無極中戒懼慎獨換過種子方始得益若使剗除不盡見聞觸動終須有萌蘖發生之時故程子有見獵心喜之說

令人憚于改過謂從前之積累已多聖賢未必許我此甚非也善惡無兩立之勢譬如行路人差了路途一向直去便至差錯到底忽然覺得纔回轉一步便絶非從前差錯之路

善分大小無兩善也惡分大小無兩惡也故善惡二端

必無并立之勢

換過種子之法必如顏子非禮勿視四語方是履實工夫

既知換了種子又須知有涵養之説則孟子之集義是也

物之善變者皆在形質未成之先打從無極中走過一遍如已死復生然後舊習方盡始能變化新機如螟蛉之土窠蠶蛹之作繭神龍之潛淵道人之煉已蓋此皆

渾沌時也故孔子于習說不移若既習矣將欲移之必且拖泥帶水故有見獵心喜之事根本未盡剗除故耳未言習遠先言性近蒙以養正作聖之功正在此時故人之改過遷善必追尋到無極中換了種子與蒙童之渾沌相似所由謂道為率之于性也夫無極中何能轉換必如孟子集義之說逐漸集去集之既久滿腔中全是太和充溢到不知不覺發出來絕非舊種全是新機庶幾可耳

論語曰過則勿憚改又曰過而不改是爲過矣又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小人之過也必文若不爲君子之見而爲小人之文耻于師人而不耻不若人究爲小人之歸也悲乎

人之有過或幼失教誨而誤于不知或隨俗委靡而失于不察或交不擇人而漬而漸深或心未熟思而率爾任意逮其既覺則必將善悔悔而改斯善悔而不改是吝也故周易善悔而惡吝悔則改過之先資吝則遂惡

之胎媒也
過有不知其為過者曾子之受杖是也過有不得不自任者孔子之于昭公是也過有知為過而即改者顔子之不貳是也過有知為過而不即改者此以待來年然後已之説也然知而能改者為過知而不改則為惡矣

泛論學者

聖人之學誠明合德體用兼該者也體之不立則無以探天人合一之原而用非其用用之不具則無以廣經

綸參贊之能而體非其體故有孔子之聖乃始有孔子之作用有孔子之作用乃實以成孔子之聖後儒終日學聖一當可為之時但以偏長小節自見恐于體用兩字未能全具也

顔子未嘗用世而嘗問為邦孟子亦曰禹稷顔子易地則皆然聖道之貴作用亦可知矣聖人豈有無用之學哉

道貴于藝偏全之不同等也行重于文虚實之不同倫

也君子貴其所貴不貴其所不貴重其所重不重其所不重

文字何益于實學功名急則文字重矣浮偽最足損真修虛名勝則浮偽起矣

舉業盛而經學淺至于專家充塞宇宙則日下之勢難返浮偽盛而實行衰至于矯情浪得聲譽則熱中之情難消

何以去浮偽曰敦實行而已何以抑奔競曰無使有倖

致之功名而已

席富厚之實而責人以貧賤自甘非平恕之論也況聚衣鶉食糲之錙銖用益朝歡暮宴之泥沙乎故君子貴自平其情

治家之道耕付奴織付婢而已總攬家政細至飲食縫紉皆務親焉懼力弗給也且非所以遺教

暴長之木不祥踰分而驟超恐非所以善後

競進者未必得謙退者未必失也與人爭勝人亦得而

勝之不與人爭勝人亦卒莫之勝矣

風俗之敝始于六朝今觀晉人惟尚清譚大約皆巧捷輕浮無當情事者也曾有一語有益于身心性命乎曾有一語有益于家國天下乎君子宜知所自擇矣

寧過寬無過刻寧過厚無過薄皆所以養此心之生氣也在一身則期頤昌熾之徵在天下則太和盈溢之量矣

匠氏之程材也寧大無小大而小用之去其有餘而已

既斷而小之欲增益絲毫不得矣其關捩而開之隙也寧小無大小而開擴之去其有餘而已既鑿而大矣欲斂束絲毫不能矣凡人之于味也亦莫不然故君子貴留其有餘

人用竭而困敝斯不免矣馬力竭而踣覆斯不免矣故寧過儉無過奢

事不可滿弓滿則力不能支欹器滿則傾矣故滿者速敗之道也

小人之于財利雖盈千累萬常見其歉持此以勵學則何學不進

謙卦六爻皆吉損亦六爻皆吉謙以接人損以自修聖人之情可見矣

謙之一卦夫子以為尊而光是忠恕之能事人已之兩利者也今試兩人遇于狹途如使彼此皆不相讓匪惟不便于人即我亦停滯逼仄而莫由自舒如或彼此稍讓則彼此俱達豈惟人之便乎即我亦寛然有餘而莫

有遲悞之悔
學問之道多取焉而人不之怨藏之于虛而刦奪之無術也財利之事多取焉而人以為貪顯之于實而美利之可艶也故君子多文以為富人莫與之爭也德充以為貴人莫與之分也
無一日驟得之富集斯美矣無一日驟成之德集斯聚矣富之得也得諸外德之得也得諸巳孟子謂為集義集也者得之漸也富則可去可來之事學則一得而終

身不復失矣

伺人之短摘人之瑕有傷于聖人之恕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也者適于仁之路也恕傷則求仁無路而生機以残故残刻寡恩多不利于其後

大不如意之事一觸于前必有甚難解釋之時然天下無難了之事但作過去想則何不釋然子思曰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致知

問陽明致知格物之學然乎曰此陽明天資高邁獨得之妙學者不必盡然曰致知之學何如曰極力讀書細心窮理久久自有會通此馴致之事非偶然之事也若其聰明有限雖以游夏親炙孔子亦斷無可以直指之知亦斷無可以捷得之知

知不可以假借知之至則旁通四達無往不可倘未遽能然且須向理上窮究

窮理是入手工夫窮者盡也窮無弗窮然後能探本窮

源引伸觸類故說卦篇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理之不窮則知之不致故致知窮理之說斷當守朱子之道問學為正如陽明之高超此顏子不違之時曾子既唯以後之事非可妄異者也

問陽明良知之說何如曰此說極妙窮其究竟則致知之極功遡其源頭則曾子之唯在是矣蓋凡人之知通古今極天壤而融會貫通無所不解初非有外于赤子之知也如初生之嬰孩二日三日便知飲乳便知視聽

孰教之而使然哉後此博之于詩書益之以聞見以廣其識仍非加于飲乳聞見之知也譬之火種祇止星星一點耳從而發之可以烹飪可以焚木可以燎原可以燒山亦肆而烈矣乃遡其源頭從星星之火種而起使無星星之火種安得有燎原燒山之事哉故聖賢之知不加于童子之知特聖賢牖而啓之愚夫窒而塞之故陽明以為良知而大學亦遂以致知格物為進學之始功也

人之心共此良知聖人之知非有加于赤子之知也而
廣狹不同者格致之功也譬諸人生不見不聞之事不
可以知知非其知之所本有也及見之聞之而知一進
矣聖人者不待見之聞之而無不通曉者道理之融會
皆良知為主此固無所資于外也故仍無加于赤子之
知也譬諸日光無微不燭此聖人之知也闔其户則罅
隙之中未始無日光相及開其户則滿室皆日光所及
矣夫闔户之不如開户也開户之不若太虛也此廣狹

之異也然要非格致不為功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

力行

力行之說四子書言之詳矣孔子之言最平易如謹言慎行忠信篤敬仁智與勇鄉黨一章皆其事也曾子之言最切實如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皆其事也子思之言最高明如戒懼慎獨脩道致中和子臣弟友行遠登高學問思辨篤行皆其事也孟子之言最緊要如集義養氣推恩擴充皆其事也終身為學得聖賢之一二語極

力行之畢生尚不能盡徒奉為虛語亦何益乎資性純篤好學而企前脩如宋之周程張朱邵陸諸儒明之陽明敬軒整庵固自迥別其有因循懈惰偶而感觸則當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又如孟子之集義擴充庶有兾乎其後也前學習一說當亦足以表力行之義

凡事必見得極明行得極斷然後方能有成故智者謂之不惑勇者謂之不懼然見得明行得決如止是趨勢利便私曲此小人之尤踰分冒險必枉費心機故必仁

者然後能不憂聖人參賛位育絶大經濟皆從仁字中做出此三語徹上徹下的人品皆是如此故孔子以為君子之道而朱子則以為學者之事也然三者雖若相資學者苟不至于聖人不能不各有所重故遂分出三等人品如顔子之仁子貢之智子路之勇可以觀矣

讀書

凡讀一種書讀過一遍便湏回頭着想此篇之前面如何後面如何前後如何貫串中間如何承接如何轉折

如何照應應有者如何不應有者如何生枝如此回顧

數畨自然道理融貫此書自然可久

凡讀史鑑一段必先將古人相似者比之若令某古人

適當此時其經濟何如又將古人不相似者比之若令

某某當此其經濟又復何如然後將自身放在事中若

我適當其時其經濟措施克如古人否然後古人之淺

深皆可斷自已心即我他時遇事亦可措置無難

古人之學由虛心而入故其德日進今人不肯虛心只

是不能虛心耳虛心猶且不能望進德難矣煦無日不紬閲詩書皆務求立言本旨從不偏執己見故于周易卦爻凡具坎離之象者悉發虛中實中二義當知此箇實中便是虛中

讀書不從能疑而入所得必不深

讀書不知參互考正之法縱然有得必有趄趦不能貫串

初讀書不必求博守定一經追求甚深甚奥之理到得

有入手處然後參閱他經當無有不合者矣

登仕

既為親民之官則當視民如子凡風土之所宜人情之所重閭里閨閫愚婦赤子饑渴寒暖極鄙極褻至纖至細之事皆所當知故曰知縣知州知府必先知之然後能周詳而調劑之如但知勢分崇高尊榮安富而止何云父母

凡有一官必有一官之利弊知其弊矣而彼此相沿未

之決去者因循二字悮之也又或以官為傳舍全仗因任為自全之計而上無察考為之奈何
親民之官無若府州縣然皆稱曰知非偶然也凡所管轄其中天時地理人情風俗一應利弊興革遷轉變動之故有一不知不可謂知府知州知縣乎如但以知字作主字解過然則今之據崇高勢分以為官者其皆無忝于知府知州知縣乎他若顯圖厚實又不足論已
不知而猶謂為官也是為溺職不知而使人旁竊之是

之謂愚知之而無以調劑之是之謂曠知之而故緩之是之謂慢溺職而愚而曠而慢也與不知何異

天時如北地多風江湖間春夏水長而秋冬涸雲南風貴州雨廣東多濕近海多颶風之類地理如東西南北之方遠近多少之數之類風土如北地多車南地多舟之類人情有此之所重彼之所輕此之所貴彼之所賤者尤當因地因時隨宜覺察皆不可不知也禮曰禮從宜使從俗又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凡事豫則立將欲登仕便須打點所做何官宜何如設施然亦不可太執曲禮云禮從宜使從俗因利乘便其效最易觀也嘗有生長于此土目覩此土之弊以為如此方可革除逮于易地而施乃多齟齬膠柱鼓瑟固難可語權也

凡初莅任必想到離任後此地之人相待作何光景然後能為好官凡離任之官必更榮于初任之官然後始不愧為好官

凡作一官非徒以此一方之民聽我驅使是將以我一人之身聽此一方之民指揮者也

令人憚于求言吝于改過豈知集衆思廣衆益有無窮妙處如陽明之求通民情願聞已過非聖賢中人不能

乃令人恥于效人渺小之見人情風土貿然罔辨是恥于師人而不恥不恥不若人者也

有不可不循之例有不可不更之弊必事事循例則才幹可知必事事更張則妄誕可知

文公曰今人言事欲論一事一人皆先探上意如何方進文字煦按刑名如此則必屈人萬一上司貪汙則貽害不淺

錢穀刑名之外必須有一點至性流通雨暘寒燠之時必須用一番至誠體察

終歲紡織纔成得一疋布終歲舂碾纔養得一口猪將以備惟正之供也一經官差呼喚舉而奉之差役尤恨其少

常入衙門作証見此奸民也言辭可聽則是非淆亂矣故周禮特詳五聽

常赴公堂言是非此猾士也奔競太甚則正業荒蕪矣故子游獨取澹臺

治去其太甚者而已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於儺之一節可以觀矣雜記中一張一弛亦是此義

孔孟之棲棲皇皇有所以棲棲皇皇者也今之棲棲皇皇者未得則卑躬屈節既得則倨傲自矜唯安富尊榮之

圖唯勢利顯赫之貴居可以有為之地曾無此子建白誠不知向之栖栖皇皇果何為也

人生天地間食天地生物以養其生於人無所濟於物無所利雖生於天地猶虛也韓子之論佩觿久矣

蘇瓊之對曹芝也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夫有官而不得其人銜才者之過也不安其分而奔競以求之末必能得即得矣始進不正能以正終乎

已荒而謀賑之莫若請之於朝動正項錢粮委才幹之

買行至豐收之地酌買之以車船運至荒地即以所買之價為所賣之價是荒地之粮與熟地之粮其價同矣所賣之價仍可還帑要其所耗不過車船之價及往來盤費耳夫普天之下固未有千里二千里之外胥荒者也

欲知臨荒轉移調劑之法則各省之雨暘皆宜按日月呈報然後知某省若雨某省若旱可以為未雨之綢繆秋成之後米穀之貴賤亦宜按省及時呈報則某省荒

歉其省收成亦可以施轉移之妙術預備之法莫若該州該縣各各設立農官俾得專司倉粮及省耕省斂之法在州縣則以佐貳兼之在府則以佐貳總之在省則以道員統領之或每歲遣御史一員分省而查或三年遣御史一員通省而查之庶乎可也

詞訟在州縣或謂多差幹員自可了當此事不知傾家蕩產者實多而官猶懵懵也且有雀角鼠牙每遲至數月而不能歸結者矣且有無故牽連多人而不能開釋

者矣至縻累無辜之衆虛耗有用之民財爲官長者獨無意乎抑疏而不及察乎

政

孔子攝行相事三月而魯國大治治效也而治法可想矣然此其畧也若使之期月三年其治效當復何如約其大端不越敎養二途詳其節目不越禮樂刑政要皆帝王之大法恐社倉之行於一鄉者渺乎小也

顏子論東野畢之善御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謂求馬

不已定公善之曰可少進乎顔子曰臣聞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迄今未有能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煦按此與為邦之問則顔子之政可知
魯有父子訟者孔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赦之煦按後人亦有學此法而用於兄弟者
張南軒先生知江陵安撫本路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盗皆遁去煦按除盗止有此法為良

程明道先生初政辨藏錢縻放光之石佛均田税塞塘堤處舟卒之病者脯茅山之龍禁竿黏飛鳥其在晉邑設立五保之政度鄉村遠近為五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煢殘縻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入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在位三年去邑纔十年而服儒服者

蓋數百人矣時河東財賦窘迫官所料買歲為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湧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貧民亦免苦累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而民費大省農隙講武晉城之民遂為精兵晉俗尚焚屍教諭禁止民皆信之欲入辯事者不待持牒竟至庭下陳其所以河清卒本不當役役而亂先生開城門納之以其事上聞得不復遣至

於河決曹村先以小繩徐引大繩然後濟衆以塞之又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為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為業且察為惡者自是邑無焚舟之患畿邑田賦重常蠲除以為惠然畏法先輸者皆良善逋負獲除者皆頑民先生為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如是惠澤始均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

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為盜今何面目見之耶遂自經照按此等政事幾與孔子攝相事時無異眞宋儒中僅見者然止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異其宜故人便之耳

周易函書別集卷十四